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人的教育

[德] 福禄培尔 著
孙祖复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500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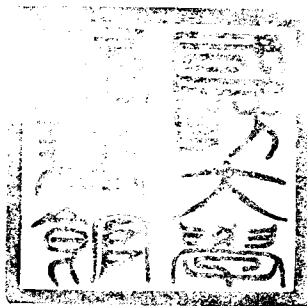
2 033 1989 0

60510/20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人的教育

[德] 福禄培尔 著

孙祖复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福禄培尔是 19 世纪德国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19 世纪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人的教育》是作者论述学前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著作。

Die Menschenerziehung

Die Erziehungs-, Unterrichts- und Lehrkunst

Friedrich Fröbel

Herausgegeben von Hermann Holstein

Verlag Ferdinand Kamp Bochum 1973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人的教育

[德] 福禄培尔 著

孙祖复 译

《丛书》责任编辑 肖云瑞

本书责任编辑 诸惠芳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1 字数 265,00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390

平装本: ISBN 7-107-07091-6/G·2156 定价: 5.50 元

精装本: ISBN 7-107-07092-4/G·2157 定价: 7.80 元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福禄培尔的生平与教育思想

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 1782—1852)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十九世纪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也是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主张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并与裴斯泰洛齐一样充满着对儿童深刻的爱。他作为裴斯泰洛齐的忠实学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裴斯泰洛齐的事业。他曾经建立了整个儿童时期教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按照新教育的思想创办凯尔豪学校,并在多年学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教育论著《人的教育》一书。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贡献表现在学前教育方面。他创立了一种对当时来说是新型的学前教育机构,并以“幼儿园”这个独特的名称命名。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幼儿园的首倡者。同时,由于福禄培尔的幼儿园体现了西方教育工作者从儿童中心的新的理论立场出发实施一种能反映幼儿学习特征的教育计划的最先尝试,所以,于1837年在德国出现的幼儿园被看作幼儿教育的开端。

一、福禄培尔的生平与教育活动

福禄培尔于1782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图林根地区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封地上的奥伯魏斯巴赫村。父亲是一个路德派

的牧师，双亲的先辈是图林根地区的牧师、农民或林务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福禄培尔自幼就受到深刻的宗教影响并使他能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福禄培尔出生不到一年，即 1783 年 2 月，母亲因病去世，从此，他便失去了生身母亲的温暖和爱。1785 年父亲第二次结婚，但福禄培尔与后母之间未曾有过生活上的联系。忙于工作的父亲及感情淡薄的后母都缺乏对福禄培尔必要的热情和关怀，以致福禄培尔幼年时代的生活是孤独和寂寞的，并在孤独和寂寞中养成了独自沉思默想的习惯。为从这样的生活中寻求一点可能的人生乐趣，他常常在父亲的花园里观察和探究各种植物和自然现象，因而在他身上很早就发展了对自然的爱而对于认识自然规律性的追求。童年的遭遇也使他对儿童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并意识到母爱的可贵，意识到母亲和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这对他以后教育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当福禄培尔到达学龄时，便寄居在附近当牧师的舅舅霍夫曼(John Christoph Hoffmann)家，并在当地的国民学校上学。他早期的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只念完了国民学校，便在一个林务员身边当了学徒，当时年仅 15 岁。他未能进中学继续深造，主要是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无力让他的几个儿子都受高深的学校教育，同时也不相信这个由于从小遭受外来干扰而变得性情孤僻的孩子具有受高深教育的素质和从事学术生涯的可能。两年的学徒生涯促进了福禄培尔与自然的联系。他试图通过与大自然密切联系的自学来开阔自己的思路，力求对一切东西都达到透彻的认识，追究事物的奥秘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搜集石子和植物的标本，钻研数学和植物学书籍。在求知欲的驱使下，他对植物学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尽管他爱好自然并与自然密切联系，这两年的学徒生涯并未使他真正与林务员的职业联系起来。1799 年，他进了耶拿大学哲学院，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这时，他对方法论问题

的研究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力求通过方法论的研究,在简单的事物中引出现象的内在联系。当时在该大学任教的著名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对福禄培尔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福禄培尔在该大学学习一年后,终因经济拮据,无力支付学费而中断学业。1802年,他父亲去世。此后几年里,福禄培尔曾当过见习林务员、土地测量员和农场秘书等工作。他在林业和农业中的活动,促进了他与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他一生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使他在大学修业期间以浓厚的兴趣去攻读数学、几何学、矿物学、晶体学、植物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森林学以及建筑学,并通过这些学科的研究,他与自然的这种联系又达到进一步完善化。

1805年,福禄培尔去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准备深入研究建筑学,打算成为一名建筑师,这与他对几何形式的兴趣有密切关系,这种兴趣也反映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影响到他的教育活动。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的主意,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位热心于教育改革的裴斯泰洛齐的学生、法兰克福模范学校校长格吕纳(Anton Gruner),他建议福禄培尔去他的学校当教师。这是一所由他按裴斯泰洛齐教育原则创办的学校,目的是为了试验和推广裴斯泰洛齐的原则和方法。该学校由于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初等学校的“楷模”,故称模范学校。格吕纳的建议在福禄培尔的心灵里立即产生了共鸣,他欣然接受了格吕纳的建议,随即担任了该所学校的教师兼校长助理的职务。这是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开端,从此,教育成了他终身的使命。福禄培尔在这里认真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和各种教育文献,探索各种教育问题及其规律性。在他身上潜藏着的教育天赋开始得到表现。

在法兰克福,他加入了裴斯泰洛齐追随者们的一个团体,从中

得到不少鼓励，增强了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在模范学校工作的那一年里，福禄培尔在法兰克福贵族霍尔茨豪森（von Holzhausen）男爵夫人的帮助下，第一次前往瑞士伊弗东，拜访了在那里从事教育活动的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以便通过这次学习访问来弥补自己教育知识的不足。这次在伊弗东的访问，总共逗留了14天。他通过亲身观察，认识了裴斯泰洛齐的方法。

福禄培尔在法兰克福模范学校只工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1806年，即从伊弗东回到法兰克福后的第二年，便开始在霍尔茨豪森男爵家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一直到1811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家庭教师在人的观念中是卑贱的，然而这一工作却有一种合乎他理想的前景在吸引着他。那就是说，当他的学生将来进大学深造时，他可以以照管者和导师的身份陪伴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他也可以继续在大学深造。此项职务最终未能给福禄培尔提供机会实现去大学进修的计划，然而对福禄培尔教育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十分有意义的结果，因为，根据霍尔茨豪森夫妇的决定，他有机会于1808年带着这一家的两名子弟去瑞士伊弗东裴斯泰洛齐的学校里作较长时间的逗留，以完成他们的训练。福禄培尔在那里既学习，又任教，至1810年回国，历时差不多有两年。

福禄培尔在伊弗东深受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识到裴斯泰洛齐从事国民教育的热忱，以及为进行直观的、适应自然的教学所作出的努力，并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他接受裴斯泰洛齐关于母亲和家庭在儿童教育中具有重大作用的主张，以及数、形、词为初步学习的基本要素的思想。但他也看到裴斯泰洛齐的不足和局限之处。总之，福禄培尔作为裴斯泰洛齐最忠实的学生之一，批判地消化、吸收了裴斯泰洛齐的著作中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事业。就在这时，福禄培尔已经形成了裴斯泰洛齐曾经设想过的关于通过适合儿童自然天性的教学，使学龄前儿童为初

等学校里的学习作好准备的思想。根据福禄培尔的设想，这种最早期的教学应明确反映各门科学的要素并完全从幼儿的特点出发。同时，他开始研究游戏对儿童身体发展和掌握知识的意义的问题，并试图按裴斯泰洛齐的模式去改革自己家乡的学校教育。

在结束家庭教师工作后，为扩大自己的科学认识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他便先后进了哥丁根大学(1811—1812)和柏林大学(1812—1813)，修习了哲学、人类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地理、矿物学、方法论等，尤其在柏林大学深入研究了晶体学。这段时间，对福禄培尔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尤其是晶体学教授魏斯(Christian Samuel Weiß)的晶体学原理对福禄培尔的思想有深刻影响。他相信从晶体发育中可以找到对自然的生命和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普遍适用的结构规律。他试图进一步探讨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到人的教育中去。他还深入研究了自然哲学的球体法则(das sphärische Gesetz)，认为圆球是自然的原始形态，同时也是一切生命统一体的象征以及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自然规律。在大学修业期间，他还研究了政治、国民经济和语言学等。他的广博的知识，使他的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雄厚的基础。

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福禄培尔加入了由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们组成的爱国团体，并在费希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等爱国青年的爱国激情感召下，于1813年参加了反抗拿破仑外族统治的解放战争(1813—1815)，他在卢真志愿步枪队服役至1814年退伍。然后于1814至1816年在柏林大学矿物学博物馆担任助理的工作。在志愿步枪队服役期间，福禄培尔结识了他的同时代人米登多夫(Wilhelm Middendorff)和朗格塔尔(Heinrich Lange-thal)。由于在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制问题上志同道合，他们后来

成了福禄培尔的亲密同事，并与福禄培尔相处了许多年。在解放战争中，爱国者们为使祖国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而进行了英勇斗争，然而他们所争取的国家统一的目标却未能实现。

福禄培尔经了解放战争战斗生活的考验，战斗生活使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得到了发展。在这一时期，他与米登多夫和朗格塔尔，即他的后来的教育工作中的同行，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族教育的最初设想，确定了为民族教育献身的明确目标。他曾经为德国当时那种四分五裂状态感到忧虑，并写道：“尽管实际上我不能说我有一个祖国，但我必须承认，也许以后需要由我来教育的每一个男孩，每一个儿童，他们有一个祖国，正是在现在，当孩子自己还不能保卫她的时候，要求我们去保卫她。我绝不能想象，一个有服兵役能力的青年能够成为孩子们的教育者，却未曾以鲜血和生命去保卫他的祖国。我不能想象，一个自己不顾羞耻而胆怯地退缩的年轻人，在以后能够鼓励他的学生成为某种伟大人物，成为促使别人作出牺牲和献身的人，而他自己却毫不脸红也不受到这些学生的嘲笑和蔑视……我在真正的战斗生活中曾经为德意志国家和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感到振奋，我的奋斗有了为民族献身的方向。”^①从此，福禄培尔的理论便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1816年，福禄培尔在施塔提尔姆的格利斯海姆创办了一所学校，称“德国普通教养院”(die Allgemeine Deutsche Erziehungsanstalt)，他的三个侄子和另外三个男孩便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次年，即1817年，学校迁往鲁道尔施塔特的凯尔豪。1818年，福禄培尔结了婚，妻子霍夫迈斯特(Wilhelmine Hoffmeister)是一位充分理解福禄培尔教育理想的女性。福禄培尔在凯尔豪学校最亲

① [民德]《学前教育论文集》，德文版，人民与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

密的合作者就是解放战争中的老战友和爱国者米登多夫和朗格塔尔，德国大学生组合成员巴罗普(Johannes Arnold Barop)也在这里担任教育工作。这样的人员结构也表明了凯尔豪学校的进步性。福禄培尔在这所学校里力图实施裴斯泰洛齐关于儿童天性自然发展的教育原则，重视儿童自我活动和自由发展，目的是教育“自由的、自觉行动的、有思想的人”。凯尔豪学校在福禄培尔主持下和几位爱国的同事们的亲密合作下，成了培植爱国思想的场所，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短短几年里，学生人数发展到50名以上。

在凯尔豪，福禄培尔写了一系列有关人的教育的重要文章及他的教育名著《人的教育》一书，并创办了《教育家庭》周刊，以宣传他的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并提出了（但未发表）《赫尔巴计划》(Helba-Plan)，在这个计划里，他写下了自己的关于发展一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统一学校性质的国民教育机构的思想。

凯尔豪学校建校初期，正值施泰因(Karl von Stein)男爵领导普鲁士改革时期。当时提倡民主，要求学校承担起培养自由、独立的人的教育任务，因而以裴斯泰洛齐、费希特、洪堡的名义提出的新的教育措施受到欢迎和支持，福禄培尔的学校也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这时又正值国际和国内的反动时期。德国参加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特别是在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的策划下，于1819年在卡尔斯巴德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旨在镇压德国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其中包含着关于严格监督所有大学、禁止大学生组织、加强书报杂志的检查、设立对一切自由的政治生活中的所谓“造反的阴谋活动”实行检查的中央委员会等反动措施。因此，特别是进入二十年代后，一切进步和爱国的教育活动在强硬的反动措施面前陷于停顿。由于福禄培尔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与封建等级教育相对立的，所以他的教育工作也不断遭受反动派的压制。凯尔豪学校也由于

同参加德国大学生组合的爱国青年有联系而受到牵连，被诽谤为“蛊惑宣传者们的巢穴”和“培养造反精神的温床”。学校的活动受到限制，凯尔豪学校的支持者们遭到迫害、拘捕和审问，形势迫使这所学校濒于崩溃，学生人数急剧下降（1829年只剩下6名学生）。

然而，不管形势对福禄培尔的活动多么不利，他始终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无论从他的教育著作还是从他的教育实践来说，他都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教育家。正是在形势对他的工作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以凯尔豪学校的工作为基础，写成了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人的教育》一书，并于1826年正式发表。该书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捍卫和宣传凯尔豪学校的作用。1831年，福禄培尔流亡瑞士，因为那里有他从事政治教育活动的的环境。他希望利用国外的有利条件，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得以实现。

在瑞士，福禄培尔为创办以裴斯泰洛齐思想为指导的新学校而努力。在卢塞恩邦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瓦赫滕泽建立了具有这样性质的分校，并让他以前的同事跟他一起工作。该校于1833年迁往维利绍。然而，他的办学活动由于遭到当地东正教教会中反动势力的敌视和阻挠而未能获得显著成效。然后他把维利绍学校移交给了他的好友米登多夫，自己又受伯尔尼邦政府的委托，于1834至1835年在布格多夫接替裴斯泰洛齐担任一所孤儿院的院长职务。与此同时，他还受托在那里开设教师进修课程，组织国民学校教师进修。他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但仍未能避免教会反动势力的敌视和攻击，因而，他的工作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便把孤儿院交给了另一位好友朗格塔尔，离开瑞士回到了德国。在那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于学前儿童教育。

福禄培尔在布格多夫任孤儿院院长时所积累的经验，使他有可能会解决幼儿教育各种问题。他认识到一切教育的基础在于

家庭。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巴罗普曾经说道：“他自己的经历和（参加进修的）教师们的报告使他重新获得一种信念：如果不重视和不着手家庭教育的改革，学校教育便缺少了正确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在他的心灵里，培养精明能干的母亲的必要性居首要地位，而儿童最早期的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高于一切。他决心至少把他的教育思想全面地运用于年轻一代最早期的教育工作，并吸收妇女界支持和实现这一主张。”^①

1836年，福禄培尔返回他的故乡图林根，开始设计一套合乎教育学论要求的游戏材料，以帮助和指导母亲们改进她们的学前教育工作。1837年，他在凯尔豪附近的勃兰根堡开办了一个“发展幼儿活动本能和自发活动的机构”(Anstalt zur Pflege des Beschäftigungstrieb und Selbsttuns für Kindheit und Jugend)。在那里，他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游戏“恩物”及其使用说明，在这些说明中表明了福禄培尔在数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厚实的根底及自然哲学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他把该“机构”周围的儿童组成了一个“游戏小组”(Spielkreis)，把“恩物”首先拿到“游戏小组”里试验和示范，然后分发到各地。1839年，他又在德累斯登建立了一所类似的儿童游戏机构，并于同年开办了第一个儿童指导员训练班，并配合训练班建立了一所儿童的“游戏和活动机构”，以指导训练班的学员应用他的“恩物”去组织幼儿游戏，从而训练了第一批“游戏指导员”。1840年，福禄培尔把设在勃兰根堡的“机构”命名为“德国幼儿园”(der Allgemeine deutsche Kindergarten)，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的诞生。该所幼儿园于1844年被迁往巴特利本施泰因的马林塔尔城堡，福禄培尔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福禄培尔在勃兰根堡创建的这些

^① [民德]《教育史》，德文版，人民与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47—248页。

游戏和活动机构，差不多都是以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孩子为对象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关心的首先是劳苦大众。随着幼儿园的诞生，主要由女性担任的“游戏指导员”亦改称为“幼儿园教师”(Kindergärtnerin)。福禄培尔选用“幼儿园”这个名称是有意识的，他认为儿童应在同大自然密切联系中成长起来，并把园圃里的植物作为幼年儿童的象征。因此，他把幼儿园比作花园，把幼儿比作花草树木，把幼儿园教师比作园丁，把幼儿的发展比作培植花草树木的过程。总之，在他看来，幼儿园就是“儿童的花园”，也是幼年儿童幸福的标志。1843年，福禄培尔在总结自己幼儿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他的幼儿教育专著《慈母曲及唱歌游戏集》。

福禄培尔通过许多次讲学旅行为幼儿园作了大量宣传。由于他创办幼儿园的活动和思想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加上他为传播自己的思想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受到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当时正在发展起来的教师和妇女运动以及如第斯多惠等民主主义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多方面支持，以致新的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德国许多城市建立起来，而原有的“幼儿学校”和“看护学校”则按福禄培尔体系进行了改组。1848年3月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福禄培尔的这些努力得到高度的推崇和支持。

福禄培尔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温和派的代表衷心拥护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有利的政治形势鼓舞着福禄培尔更奋发地工作。因而，这一时期，是福禄培尔活动的高峰时期。这时，为发展起来的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需要，他开始在马林塔尔从事经常性的幼儿园教师的训练。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普鲁士政府残酷镇压了德国人民的一切进步活动。1850年，德国进步教师的最强有力的组织“德国教师协会”(der Allgemeine deutsche Lehrerverein)被取缔，次年，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冯·劳默尔(V. Raumer)又以幼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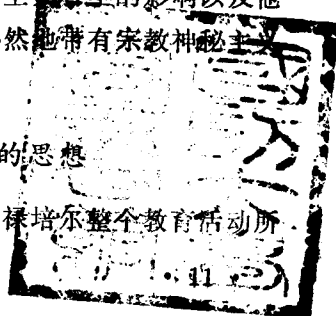
园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有破坏倾向为理由，发出了对幼儿园的禁令，并禁止福禄培尔在普鲁士从事教育活动。普鲁士政府的这一反动措施，使福禄培尔的事业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这位已达七十高龄的教育家再也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他的生命活力不能不陷于瘫痪。此后不久，即1852年6月2日，福禄培尔便在他的最终安息场所马林塔尔与世长逝。福禄培尔逝世后，直到1860年，普鲁士政府才取消了对幼儿园的禁令。1861年，福禄培尔有关幼儿教育的著作，由他的生前好友编辑出版，名为《幼儿园教育学》。福禄培尔在世时，他的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但他的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献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主要教育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供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学习，从中吸取滋养。

二、福禄培尔的哲学观与教育的一般原理

福禄培尔本人并未建立独立的哲学体系，但在他的教育理论中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他在大学修业期间，曾经深入研究了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哲学体系和哲学流派。克劳泽(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奥肯(Lorenz Oken)、施莱尔马赫、谢林、费希特等人的哲学对他的思想都有深刻影响。尤其是克劳泽和奥肯的自然哲学，使他在探讨人的教育理论中得到启发。由于他受到谢林和费希特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及他的万有在神论世界观，他的教育理论便必然地带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以致其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 关于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的思想

关于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的思想是福禄培尔整个教育活动所



依据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他在《人的教育》第一章开宗明义写道：“有一条永恒的法则在一切事物中存在着、作用着、主宰着。这条法则，无论在外部，即在自然中，或在内部，即在精神中，或在两者的结合中，即在生活中，都始终同样地明晰和确定……这条支配一切的法则必然以一个万能的、不言而喻的、富有生命的、自觉的、因而是永恒的统一体为基础；这条法则，又按照与统一体本身同样的方式，被人们通过信仰或观察，同样活生生地，同样明晰和全面地认识到，……这个统一体就是上帝。”^①

福禄培尔关于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的思想，常常与他广泛应用的关于“球体法则”的哲学思想相联系。他从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活受同一条法则支配的信念出发，力求用“球体法则”的原理来说明这个万物的统一体，即以圆球作为象征物来解释他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包罗着从同一中心向各个方向扩散开来的一切东西的圆球，可以解释为无限性的象征，可以最清楚地象征一个统一体。他把圆球看作上帝力量最简单的本质表现，上帝处于圆球的中心，以相等的力从中心向周围各个方向发生作用。并认为，圆球就是统一中的多样性和多样中的统一性的表现，是无限多样性归结到统一性、导源于统一性的表现。总之，他认为，无限多样地表现于客观世界的自然万物乃至人，归根结底来源于上帝这个绝对的统一体。本书第四章在论述自然常识与数学的部分，福禄培尔从力的产生与作用的原理出发，明确表述了他的关于球体法则的哲学理论。他认为，自然事物的本质及存在形式，归根结底在于力的本质，一切多样和个别的现象都产生于这种力，奠基于此种力。力是一切事物最终的原因，是自然界一切现象的最终原因。一切个别和多样的事物都是力借助物质向外

① 见本书第1页。

表现的形式。他认为，力本身是一种自发的、各方面相等的作用。它产生于绝对的或相对的统一体，但不管它产生于绝对的统一体还是相对的统一体，总之是产生于一个统一体（即上帝）。他认为，力的作用总是表现出一种球状的趋势，“物质本身直到最细微之处的无限活动性的根源在于其内部本来存在的力的球状的趋势，是从一点自发地向各方同等地发展和表现的力的本来的趋势。”^①正由于力的作用的这种球状趋势，所以圆球形构成了自然界物体的自然形式。“如果力向一切方向自由地、没有阻挡地发展和表现，那么，它的空间的现象和形体的产物便是一个球。因此，广泛地表现于自然界的球形的，或一般地说圆形的形体是在最一般意义上说的最初的和最终的自然形式，例如日月星辰等巨大天体，例如水和一切液体、空气和其他一切气体乃至尘埃（土块和其他固体的东西的最纯粹的形态可见之于粉末），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物体就其个别现象来说都是圆球形的。”^②按福禄培尔的看法，圆球形不仅是作为个别现象的自然物体的自然形式，而且是作为自然中一切形态和形式的统一体表现出来的。“在极其多样的和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的千差万别的尘世和自然的形式中，球状体是作为原始的形态，作为一切尘世和自然的形态和形式的统一体表现出来的，因此，通过空间和形体体现出来的球，不同于任何其他自然物的形体，然而却包含着一切自然物的本质、条件和法则。它是无形的东西，同时又是最完善的形体。在它的表面没有点，没有线，没有平面，没有边，然而它同时又具有最完美的点乃至最完美的边，它包含着地上一切结构和形式的一切点和线等等，不仅具有这方面的条件，而且甚至在实际上可以见到。因此，自然界一切起作用的、活动的、富有生命的事物的结构，其根据首先在于球体所

① 见本书第114页。

② 同上。